

萧红与戴望舒鲜为人知的友情(上) ◆ 颜坤琰

萧红在重庆受邀为戴望舒主编的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撰稿

1938年年初,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,不久便接到“万金油大王”胡文虎的公子、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,聘他担任胡氏家族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的主编。从此,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,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,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,使《星座》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“明星”。由于《星座》办得出色,《星岛日报》因此声誉日隆,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。

戴望舒曾经放言:“我们可以说,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《星座》里写过文章的。”诚哉斯言!海内外的进步作家,如郭沫若、茅盾、艾青、郁达夫、徐迟、卞之琳、楼适夷、萧乾、萧军、沈从文等都成了《星座》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。当然,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——萧红,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。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,邀请他们为《星座》撰稿的。

萧红发表在《星座》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《旷野的呼喊》,这是1939年1月30日,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(今八一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)、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。小说约两万字,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。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,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《星座》上连载,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

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:他们都英年早逝,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;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;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;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……

就是这样两个人,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,这段友情虽然短暂,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,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,更显真挚。

连续予以刊发。在此后的数月中,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《花狗》《梧桐》,散文《茶食店》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等稿件。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,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,情真意切,感人至深,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。1939年10月19日,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(以下简称“香港文协”)、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会等救亡团体,准备举行聚会,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。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,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,获得读者广泛好评。

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,为远离敌机的轰炸,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,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。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,说艾青等人已去了那里;萧红主张去香港,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——戴望舒,同时,端木蕻良的《大江》正在《星岛》连载,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《星岛》上发

表,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,生活会大致无虞。

在香港,戴望舒运筹助推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

1940年1月17日下午,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。到港后,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。刚刚安定下来,戴望舒即突然造访。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,却素未谋面。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家门:“我是戴望舒!”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,三人都惊喜出望外,一见如故。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,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。三人叙谈良久,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,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。

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,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,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。

1940年2月5日晚,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,欢迎



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上连载的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

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,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,由林焕平主持餐会。席间,萧红发了言,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,环境险恶,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;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,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

4月,在戴望舒的关照下,萧红和端木蕻良以“文协总会”会员的身份,登记成为“香港文协分会”会员,此后,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。8月3日下午3时,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,在加

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。会上,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,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,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,经冯亦代、丁聪、徐迟改编的哑剧《民族魂鲁迅》。徐迟回忆说: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,朗诵了鲁迅的杂文。她留给人的印象是“瘦却却的,发音不高,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”。

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,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,潜心撰写《呼兰河传》。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,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,以便在《星座》上发表。萧红照做了,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,在《星座》第693号上开始连载《呼兰河传》。

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,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,在《星座》第810号上,登完了《呼兰河传》的最后一个字,差四天整整四个月。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,始终沉浸在对付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,这是她一生中最高兴、最愉快的四个月。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这部著名的作品,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。在这四个月中,为审稿、发排等工作,戴望舒费尽了心血。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,也十分了解此事,1940年,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:“红姑娘创作甚努力,闻有长篇在《星岛日报》副刊排日登载。”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,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。

坚不可摧

——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



高中大学参加工作这样平稳的道路,但因为战争,改写了他的生活。19岁,他随着自己的心愿,光荣地成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。1940年7月,因战事需要,他随海军陆战队到了菲律宾。23岁的他,是随温赖特将军在科雷吉多尔岛投降的。那是1942年5月6日中午12点左右,韦弗接到命令降下美国国旗。那一刻,解脱与痛苦交织着、纠缠着,使他的心情复杂极了。

这1.5万人,比先前投降的7.6万人稍好一些的是,他们没有经历死亡行军。但后来在战俘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。日本人的残酷,使他们的身体素质以最快的速度下降。

第二天,韦弗看到,这里有10多座营房,四周没有墙,用铁丝网围着,营区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,戒备森严。距营房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纪念碑。营区的小路上是炉灰渣子。看到这些黑乎乎的东西,韦弗却嗅出了温暖的味道,他多想自己的宿舍也能生上火炉。他又想起昨晚分到手的面包,也和这些煤渣一个颜色。他是怎样极力地忍住呕吐的反应,吃下了它。

早晨6点,美国战俘司号员吹起床号,日本人开始点名。战俘们被要求必须学会用日语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,个人的编号缝在衣服上。战俘编号必须说对,说不对的话,日本人会用枪、战刀或手头的东西把他打倒。见到这些,韦弗内心深处发出一声无言的抗议,可他深深领教了日本人的野蛮,此刻只有屈服。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。他无法忘记,自己的号码是610号。从这以后,他渐渐淡忘了自己的名字。

早晨洗脸很平常的一件事,韦弗发现,在这儿,居然需要拿出十足的勇气。手放进水里,再拿出来就冻得通红,好像结了一层薄冰。早饭是土豆稀汤和发了霉的米饭,午饭和晚饭是杂菜汤和玉米饼。这样的食物供给,使得他们的体重都迅速下降。初来乍到,韦弗的体重骤减50磅。对战俘们而言,饥饿是最大的生存威胁。有的战俘去厨房偷吃的,被日本看守发现,会被关禁闭,不许坐,不许躺,只能整天站着,否则就要挨刺刀。他们的伙食不仅严重匮乏,而且没有质量可言。营养不良严重威胁了他们的生存。

2.居然还是个同龄男生

熊晓科有点完美主义,这次演讲她准备了一个礼拜,还做了漂亮的PPT,有不少图片。她从狐猴的生活习性、马达加斯加的气候和生物圈,讲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,以及餐厅迎合游人猎奇心理,大量捕捉狐猴做菜。最后自然是呼吁大家从我做起,保护环境,坚决抵制这类珍稀动物食品。她的语速很快,但发音好听,条理清晰。

英语老师黄邈听了点头微笑,说:“很好!她不论在值日报告方面还是考试方面都是你们的好榜样。”

黄邈对于赞美之词,向来惜字如金,据说他追求过熊晓科他们高二(3)班班主任韦薇老师,惨败后有点迁怒这个班的学生,对他们没什么好脸色。男生罗冒就是吃足苦头的人。黄邈每次都严厉地纠正他的发音错误,罗冒觉得紧张,越说越没信心。有一回黄邈把罗冒说错的单词都记了下来,数了数,一共有十三个,就把这张清单“啪”地拍在罗冒桌子上,冷笑着说:“罗冒啊,送你,正好十三点,和你蛮搭的。”女生们都笑了,平时和罗冒关系不错的男生也笑了二十几秒。罗冒的脸泛出猪肝色,闷闷地咕哝说:“黄邈这家伙骂起人来,可以把人骂到肾亏啊。”

熊晓科能得到黄邈的表扬,很是受用。下课后,她信步到康素沁桌前,希望好朋友也能夸她几句。但康素沁一反常态,木讷地呆坐在座位上,秀气的脸上毫无表情。“哎,你石化啦?”熊晓科拍拍康素沁的上臂,狐疑地问。

物理竞赛热门选手,男生包围伸过脑袋来说:“我说,熊姐姐,不要去打扰人家。人家少女正在伤春悲秋呢!”他和康素沁初中时是同桌,关系不错,总喜欢时不时揶揄一下她。不过奇怪的是,大家从来不会八卦他俩,反而总是说包围喜欢另一个女生彭晓燕,虽然有着“蛋挞女王”之称的彭晓燕自称自己“唯二”的真爱是蛋挞和酸奶……

包围话音刚落,康素沁眨一下眼睛,淡淡地说:“我没有。”然后又陷入了沉思。熊晓科忙问她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。康素沁这才悄悄说:“这里说话不方便,我等会儿给你发微信。”熊晓科看到微信后惊呆了:什么!有一

个素昧平生的远方亲戚要住到康素沁家里,居然还是个同龄男生!那个男生好像在重庆惹了什么事,来上海“避风头”的。熊晓科见过康素沁妈妈,是个非常冷傲的美女医生,能让她点头答应,这个哥们肯定来头不小。

熊晓科是个藏不住秘密的人,何况康素沁并没有叫她保密呀。短短几分钟内,熊晓科联系了她的“智囊团”。高二(2)班的崔云是熊晓科的发小,也是个集团的少东,身家后面跟一串零。他的绰号叫“灵感王子”,但凡考试遇到选择题他能拿满分。熊晓科想借一下他的“仙气”,问:“你说呀,那个男的是家里牵涉到什么腐败问题,才躲到这里来的呀?他转到我们学校来,会不会有荷枪武警带着狼狗,冲到我们这里来抓人呀?”

崔云说:“你小说写多了吧……哪有这么离奇。你知道这个男生叫什么吗?可以谷歌、度娘之,总归‘人肉’得出来滴。”熊晓科点点头,联系了校草王雁之。熊晓科和王雁之是“两小无猜”,她从小学起就喜欢王雁之,有时会悄悄流眼泪——这出色的男生身边,漂亮、热情、惹眼的

女孩太多了,熊晓科基本抢不到。连续努力了十年后,熊晓科不那么热切了,不过还是觉得他聪明、理性,很在意他的。她不想冒冒失失地问“求一个转校生的名字”,免得让人浮想联翩,像她对那人一见钟情,要怀着踏雪寻梅般的心情追寻芳踪。熊晓科写着说明,忍不住要抒情,结果发了满满一屏幕的微信。王雁之没有回信。熊晓科有点失落,担心自己太啰嗦了,人家嫌弃了。下午上课前,王雁之回信了,就两个字:稽颡。

熊晓科找到新晋社长的卫思康,他们私交不错。他是个文章男,有一期校刊,居然有四篇卫思康的文章。当然,只有一篇署了他的大名,其他都是化名,像周郎、万逍遥、欧阳天浪什么的,文章和笔名一样,有的神秘,有的大气,有的洒脱。熊晓科差卫思康去“人肉”稽颡,很是理直气壮。卫思康喜欢康素沁,这在剧社里,乃至全年级,是人人皆知的秘密。女神有难,信徒自当支援。卫思康很快回信了,是一串惊叹号。

矢车菊色的心情

戴紫袅



女孩太多了,熊晓科基本抢不到。连续努力了十年后,熊晓科不那么热切了,不过还是觉得他聪明、理性,很在意他的。她不想冒冒失失地问“求一个转校生的名字”,免得让人浮想联翩,像她对那人一见钟情,要怀着踏雪寻梅般的心情追寻芳踪。熊晓科写着说明,忍不住要抒情,结果发了满满一屏幕的微信。王雁之没有回信。熊晓科有点失落,担心自己太啰嗦了,人家嫌弃了。下午上课前,王雁之回信了,就两个字:稽颡。